

择一事终一生 故纸堆中传艺留史

——记国家级古籍修复师万群的三十余载修书路

案头是泛黄故纸，手中是毛笔镊子。

春节前夕，获评“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艺术家”称号的天津图书馆古籍修复师万群，完成了自己的几件年度大事——修书、授业、写书，仍安坐在古籍修复室中，享受和古籍对话的时光。

作为古籍修复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，万群以妙手仁心为残损古籍续接文脉，让无数珍本重获新生，更以传艺“留史”的担当，让古籍修复的火种生生不息。回顾自己三十余载的修书岁月，她说：“我心里是满的。”

极致专注 支离破碎古籍“重生”

“去年12月简直忙疯了！几个项目都在结项的节点上。”说到清华大学委托给天图修复的这8册《焚余书》，万群告诉记者，这批曾遭日军轰炸，历经西南联大迁徙，破损级别极高的古籍，清华大学在全国仅认定3家单位参与修复，她带领的团队负责的是最难的部分。

眼到、手到、心到。一群修书人数月以来的夜以继日和极致专注，让残损不堪、支离破碎的古籍——“重生”，回到它们该有的样子。他们的付出收获了最大的认可，万群说：“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魏成光特意给我发信息说‘万老师，感动啊！做得这么好’。感动这两个字就足够说明，我们在古籍修复中投入的情感被看到了。”

南开大学所藏的《疑年录》，金镶玉装帧，是清代史学家钱大昕的手稿，由于年代久远出现污渍、书口开裂、书页乱序、结构松动等多种病害，修复难度极大。万群手中的竹签和镊子，就是攻克难关的武器，她还记得完成修复的最后一道工序：“那天已经很晚了，我把签条最后贴在函套上，好像是一种仪式，结束了！我能说，自己对得起钱大昕的这套手稿。”

从1994年开始学习并从事古籍修复工作，到2025年获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，万群借由古籍和先贤的“对话”已经整整31个年头，用她的话说，“至今还是喜欢修书。”

“人上了年纪，变得特别容易感动。这次去清华大学图书馆，工作人员拿出了我十几年前修过的书，和我们刚完成修复的古籍摆放在一起，那个场景特别触动。我就仰着头，控制一下自己的眼泪。”万群笑着回忆自己的泪点。

教学相长 徒弟干得好才高兴

说到最近参与修复的一部国家珍贵古籍，万群说自己每天连续工作，身边的年轻人都吃不消，纷纷感慨“万老师的战斗力拉满”。她提及将发现清乾隆年间的书皮复原的一个细节，“‘皮子’也是文物，别人拿在手里可能就换了或丢了，但我必须给它复原回去，不管多难。”

这来自对文物和文化的尊重，也绝非科技能够赋予的技能。“修复不仅是技术活，更需要眼界与认知，你得认识它，还得有这手艺，更得有对文化的敬畏。”对于古籍修复，万群表示，科技的参与当然很重要，但最终还是靠人的主观意愿，“拿到一本书，我能预见到它经过整修后出来的样子。这期间投入的情感和用心，是科技难以触及的地带。”

万群常常回想起自己的年轻时代，



万群(右)和徒弟张榕榕在研究古籍修复

摄影 记者 曹彤

“那时候在国家图书馆参与修复天津馆藏敦煌文献，每天早上背个书包去国图，一头扎进故纸堆里，晚上才回宿舍。”也正是在那段时间，万群从一项看似枯燥的工作中找到了乐趣，以及为古书“续命”的成就感。如今，这份担当正通过她的双手，一代代传递下去。

自2015年以来，万群以天津图书馆为“圆点”，不间断地在南开大学、陕西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传习所带徒授业，已经培养出21位徒弟，其中一部分徒弟已成长为新的传习导师，她在天津图书馆的徒弟，更成为可以独挑大梁的青年古籍修复专家。

万群笑说：“我当老师没有保留，甚至唯恐别人不会，干得比我好我才高兴。我跟徒弟们说，你学会了谁也抢不走，靠能力体现价值才是根本。”这份教学相长，正是古籍修复技艺薪火相传的生动写照。

填补空白 为古籍修复“留史”

在去年底公布的“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艺术家”名单中，天津图书馆的万群榜上有名。尽管无数荣誉加身，她说：“这可能是对我以往工作的一个肯



现场——

看修书人化腐朽为神奇

在天津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室，已经成为老物件的修书工具和精密的仪器共处一室，房间的宁谧与外界的喧嚣对比强烈，如同两个“平行时空”。

古籍修复师万群打开一册正在修复中的清代康熙版《神仙通鉴》，其中的一页上斑斑点点的虫蛀洞，几乎将300年的书页变成一张镂空的废纸。万群以毛笔轻蘸淀粉糨糊，极轻极快地浸润一个蛀洞边缘，再以补纸覆盖整个缺失部分，按压边缘、去除多余纸张，整个过程一气呵成，完美演绎“化腐朽为神奇”。

“你看着它们的样子，是不是也有点激动？这些书摆在我面前，我就必须修好它的执念！人的寿命不足百年，但经过我们修复的古籍，能再延续数百年寿命，这对修复师来说，是幸运又神奇的事。”万群对记者说完，又开始喃喃自语：“这一册必须在春节前修完……”

不一会儿，她又想起了什么，再次打开古籍，开始和徒弟张榕榕探讨，如何用不同纸张修复蛀洞才能达到最佳效果，“这册书的重点问题就是虫蛀，我希望采用所有的针对技法，解决这册书修复的难题，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任务。”万群说。

一本书、一双手和一颗心，它们相遇三十余载，一如最初那样真诚炽热。

录，还列出了专业术语和实物图片，让技艺传承更具可读性与实用性。她表示：“我希望退休后，这个系列还能继续做下去，为天津乃至全国的古籍修复技艺‘留史’。”在接受采访时，万群首次透露了这个想法。

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，万群想了想说：“我心里是满的。”从最初单纯热爱，到如今依旧手没停下，并肩负着传承的担子，古籍修复早已融入生命，“择一事终一生，在热爱的领域里不断追求卓越，这就是幸福。”万群说。

谈及未来，万群坦言已将“退休”二字提上日程，“我的业余爱好太多了，京剧、越剧、昆曲这些戏曲都喜欢，《沙家浜·智斗》我当年能一人分饰三角；还特别爱旅游，每到一地必逛博物馆……这些美好的事情都等着我去做。”万群笑说，“说不定以后大家还能在京韵大鼓学习班看到我呢！”

万群深知，自己与古籍修复的缘分不会就此终结，“这门技艺的路不宽，却很长，需要我们一代代人的努力，让古书里的文字一直流传下去。”

记者 王轶斐

图片除署名外 由天津图书馆提供